

Milan Kundera 米兰·昆德拉

L'identité
身份

邱瑞銓——译

ŒUVRES
DE
MILAN
KUNDERA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Milan Kundera

米兰·昆德拉

邱瑞銓——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L'identité

身份

ŒUVRES

DE

MILAN

KUNDER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身份/昆德拉(Kundera, M.)著;邱瑞銓译.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8
(米兰·昆德拉作品全新系列)
ISBN 978-7-5327-6646-8

I. ①身… II. ①昆… ②邱…
III. ①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09331 号

Milan Kundera
L'identité

Copyright © 1997, Milan Kundera
All rights reserved
All adaptations of the Work for film, theatre, television and radio are strictly prohibited.

图字:09-2002-460 号

身份	MILAN KUNDERA	出版统筹	赵武平
L'identité	米兰·昆德拉 著	责任编辑	缪伶超
	邱瑞銓 译	装帧设计	杨林青

本著作之中文简体译本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66,000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646-8/I·4004
定价:3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571-88506965

1

诺曼底海边小城的这间旅馆，是他们无意中在旅游导览上找到的。香黛儿礼拜五晚上到达这里，自己一个人来过一夜，没有跟让-马克一起。明天大约中午的时候，他才会和她碰头。她把小旅行箱留在旅馆房间里，人就出去了；在陌生的街道上踟蹰了一会儿，又回到旅馆的餐厅。七点半，餐厅里还空荡荡的。她坐在桌旁，等着有人看见过来招呼她。在餐厅另一头，靠近厨房门口的地方，有两位女服务生正谈得热烈。香黛儿不喜欢扯着喉咙喊，便站起来，穿过餐厅，来到她们旁边；可是她们太专注于她们所谈的事：“我告诉你，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。我认识他们。实在很可怕。竟然连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完全都没有。电视上也报导过这件事。”另一位接着问：“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谁也不知道，旁人根本无从想象。这才可怕。”“是凶杀案吗？”“大家找遍了附近的地方。”“是绑架吗？”“可是绑架的人

是谁？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不是有钱人，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。他们都被带去上电视。他的孩子、他太太。真让人鼻酸。你懂吧？”

然后，她注意到了香黛儿：“您知道电视上那个讲失踪人口的节目吗？那个叫做《不见踪影》的节目。”

“嗯。”香黛儿说。

“您大概也看到了布迪厄家的事。他们是这里的人。”

“嗯，真是可怕。”香黛儿回答，她不知道该怎么从这个悲剧事件拉回吃饭这个俗气的问题上。

“您要用餐吗？”另外一位女服务生终于问她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去叫经理来，您请坐。”

她的同事又补了一句：“您知道吗，你心爱的人失踪了，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！这会让人发疯的！”

香黛儿回到餐桌上；五分钟后，经理来了；她只点了冷盘，就这样，很简单；她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；啊，她恨透了这种

事，自己一个人吃饭！

她切着盘子里的火腿，没办法不去想刚刚那两位女服务生放进她脑子里的事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是被监控的、被记录存证的。在超级市场里，有许多架监视摄像机紧紧盯着我们；在街上，会不断地和别人擦撞而过；在做爱之后，第二天早上甚至还免不了被研究者、被民意调查诘问（“你们在哪里做爱？”、“一个礼拜做几次？”、“用不用安全套？”）。一个人怎么逃脱得了监视，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

嗯，她知道那个节目，那个节目的名称让人心惊，《不见踪影》，不过这是唯一会触动她的节目，因为它的内容真实、充满了哀伤，好像有一股外来的力量迫使电视台舍弃其他无聊的东西。节目的调子沉重，主持人请观众提供线索，协助寻找失踪的人。在节目最后，还会把《不见踪影》以前所有单元里播过的照片，一张张再播送出来；其中有已经失踪了十一年的。

她想象，有一天让-马克也会这样消失。她会对他的状况一无所知，一切只缩减为想象。她甚至不能自杀，因为自

杀是一种背叛，是拒绝等待，是失去耐心。她将被判处活刑，活着受罪，这样的惊悸恐慌会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終了的那一天。

2

她上楼回到她房间，痛苦辗转地陷入睡眠，午夜时分，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。梦里出现的人，都是她过去生命里的人：她的妈妈（很久以前就去世了），特别是她的前夫（她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，他的长相都不一样了，好像梦境里的导演在分派角色的时候选错了人）；和他一起的，还有他气焰凌人、精力旺盛的姐姐，以及他的新太太（她从来没有见过她；可是在梦里，她一点也不怀疑她的身份）；到后来，他哼哼唧唧地向香黛儿求欢，而他的新太太用力吻着她的嘴，还想把舌头伸进她的双唇里。两根舌头舔来舔去，她一向觉得恶心。事实上，惊醒她的就是这个吻。

这场梦不知道为什么让她这么倦怠无力，她努力思索，想找出其中的缘故。她想，最让她烦乱的，是梦境把“现在”这个时刻销蚀了。因为她热爱她目前的人生，无论如何，她都不愿以它来交换过去，也不愿交换未来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她不喜欢梦：梦使

人生各个不同的时期一律齐头平等，使各个时期处在同等的时间平面上，这是我们在现实里没有经历过的，让人难以接受；梦贬低了现在，否定了它的优先性。就像她这天夜里的梦：她人生一整个维度都化为乌有——让-马克、他们共有的公寓、他们一起生活的那几年；取而代之的，是“过去”横陈在那个位置上，很久以来就没有和她往来的那些人，还有，想要以性的罗网来诱捕她的那些人。她感觉到她嘴上有一个女人潮湿的唇（那女人长得不错，梦境的导演选角的标准很高），而这让她极其不舒服，大半夜的，她还到浴室去，洗澡、漱口，久久不出来。

3

F是让-马克的老朋友，他们中学时代就认识；他们两个人对事情的看法一致，在各方面都很投契，彼此一直都有联络，直到有一天，让-马克突然和他反目，从此再也不见他——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后来，他知道F病得很重，住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，他还是一点都不想去探望，可是香黛儿坚持要他去。

看老朋友是件沉重的事；在他的记忆里，他还是中学时代的模样，羸弱、一向穿着讲究、有一股优雅纤细的气质，在他面前，让-马克总觉得自己像犀牛。以前，F细致的轮廓，再加上带一点女人气，使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小，现在这些特点却使他显老：他的脸皱巴巴、小小的、缩成一球，有点怪异，就像死了四千年的埃及公主那张木乃伊的脸。让-马克看着他的手臂：一只手在打点滴，不能动，一根针插在他的静脉血管里，另一只手大幅度地摆动，增强他说话的语气。一直都是这样，每当他看他比手画

脚，他就觉得F的手臂和他矮小的身躯比起来，真是细小，真是又细又小，像木偶的手臂似的。这天，这个印象更是强烈，因为这种稚气的手势和他沉重的谈话很不搭界：F向他叙述，他昏迷了好几天才被医生救活：“你听过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亲身经历吧。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也说过这种事。经过一条隧道，然后尽头是一片亮光。死后的世界很美、很迷人。但是，我向你发誓，什么亮光也没有。而且，更糟糕的是，知觉、意识都还很清楚。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看得见，只有他们——那些不了解状况的医生们，在你面前胡说八道一通，甚至连你不应该知道的事也听得清清楚楚。说你没救了，说你的脑子报销了。”

他沉默一会儿。然后说：“我不是说我的意识完全清醒。我能意识到所有的事情，可是一切都有点变形，好像在做梦。有时候，梦变成了梦魇。只是，当你活得好好的时候，梦魇很快结束，你一大叫，人就醒了，可是我，我叫不出声音。这就更恐怖了：连叫都叫不出来。梦魇的时候，根本叫不出声音。”

他又沉默了。然后说：“我一向都不怕死。现在，怕了。我没

办法摆脱死后还有知觉的这个念头。死亡，就是永无止境地陷在梦魇里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们谈点别的。”

让-马克来医院以前，本来以为他们两人免不了要面对彼此破裂的关系，而且他不得不和F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，弥合前嫌。可是他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：生死边缘的经历使其他的事情变得无关紧要。F虽然想转移话题，可是几句话一兜，又回到原处，他继续说着他痛苦不堪的身体。这番陈述让让-马克情绪低落，可是却没有牵动他的情感。

4

他真的这么冷血，这么铁石心肠吗？很多年以前，有一天他发现F背叛他；唉，背叛这个字眼太有浪漫色彩、说得太严重了；不管怎么说，那次背叛也没什么大不了：有一次聚会，让-马克缺席，所有的人都攻讦他，而这使他后来丢了工作。这次聚会，F参加了。他人在场，却一句话也没说，没有为让-马克辩驳。他细小的手臂喜欢在说话的时候比来比去，这次竟然连动也不动一下，不顾朋友。让-马克本来还担心自己误会他，特别小心地去求证F是否真的一声不吭。证实了以后，刚开始的几分钟他深深觉得受到伤害；然后，他决定再也不要见他；立刻，他觉得轻松不少，不知道为什么雀跃起来。

F一一陈述了他不幸的遭遇以后，沉默了半晌，他木乃伊公主似的小脸蛋亮了起来：“你还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说的话吗？”

“不太记得。”让-马克说。

“每次听你说女孩子的事，我都好像在听老师讲话。”

让-马克努力回想过去，可是他在记忆里找不到以往谈话留下的痕迹：“我是怎么说女孩子的？我那时候也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小毛头。”

“我还记得一个画面，我站在你面前，”F继续说：“聊女孩子的事。你记得吗，以前最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，女孩子那么漂亮的身体，竟然像个会分泌很多分泌物的机器；我告诉过你，一看到女孩子擤鼻涕，我就受不了。当时你停下脚步，直盯着我看，然后用一种很老练、很直率、很坚定的口气对我说：‘你受不了擤鼻涕？我啊，我连看她们眨眼睛都受不了，看眼皮在眼球上一睁一闭的动作，我就觉得反胃，差点真的呕出来。’你还记得这件事吗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让-马克回答。

“你怎么会忘了呢？眨眼皮。那个念头好怪！”

可是让-马克说的是真的；他想不起来。不过，他根本也不想记忆里搜寻这件事。他想到的是别的：友谊真正的、唯一的

意义——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你能从镜子里端详自己从前的面貌，要是朋友之间不这么叽里呱啦地谈往事，很多回忆早就被抹去。

“眼皮的事。你真的都不记得？”

“不记得。”让-马克回答，然后，他在心里默默地说：你难道还不懂吗，我实在懒得理你让我看的这面镜子？

F缄默了，显得很疲惫，好像回忆眼皮这件事让他精疲力竭。

“你该睡了。”让-马克说完就起身告辞。

离开医院以后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和香黛儿在一起。要不是他真的累坏了，他一定会立刻上路。来布鲁塞尔以前，他本来的计划是，第二天早上在旅馆里吃一顿丰盛的早餐，再从容启程，不必匆匆忙忙的。可是，见了F以后，他把闹钟调到清晨五点。

5

经过了一夜的折腾，没睡好，很累，香黛儿走出旅馆大门。在往海边去的路上，她遇见了许多度周末的游客。一群一群的游客呈现的图像几乎都一样：男人推着婴儿车，女人走在他旁边；男人有张敦厚、体贴、笑笑的脸，看起来有点局促不安，而且随时准备弯下腰看看婴儿、帮他揩揩鼻涕、拍拍他哄他不哭；而女人的脸色木然、冷淡、高傲，有时候甚至看起来不好惹（原因难以理解）。香黛儿看着这样的图像产生多种变化：男人走在女人旁边推着婴儿车，背上一个特制的背袋里背着一个小婴孩；男人走在女人旁边推着婴儿车，肩膀上坐着一个小婴孩，肚子上的袋子还背着另一个；男人走在女人旁边，没有婴儿车，一只手牵着一个小孩，另外三个小孩分别背在背上、肩上、肚子上。或者是，女人推着婴儿车，没有男人；她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像个男人一样使劲地推着婴儿车，香黛儿和她走在同一条人行道上，不得

不急忙跳到一边闪开她。

香黛儿心里想：男人都“爸爸化”了。他们不是父亲，而是爸爸，这意思是说：他们是没有父亲权威的爸爸。她想象，和推着婴儿车、背上肚子上还背着另外两个小婴儿的爸爸调情，会是什么情况；要是她趁他太太在橱窗前停下脚步的时候，偷偷约那位先生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男人变成了孩子的大树以后，他还会回头留意陌生的女人吗？挂在他背上、肚子上的小婴儿不会大哭，抗议爸爸转头的动作把他们背得很不舒服吗？这些念头让她觉得好笑，使她的心情很愉快。她想：我活在一个男人永远不再回过头来看我的世界里。

接着，她来到了海堤，附近有几位清晨早起散步的人。这时候是退潮；她眼前的沙滩绵延一公里长。她已经很久没有到诺曼底的海边来了，她不知道现在大家流行玩这些活动：放风筝、风帆车。风筝：几根坚固的支架绷着一块彩色的布，让它随风飘荡；再以两根线，一只手握一根，操控风筝飞翔的方向，让它爬升、下降、旋转，发出大牛虻那样的巨响，有时候，风筝的鼻翼倒栽，像飞机失事一样